

俞丹石入清宫清点文物日记摘抄

孙玉蓉 辑注

俞丹石,原名俞箴墀(1875—1926),字丹石,号德孟,浙江德清人。他是晚清著名经学家俞樾(曲园老人)的侄孙,是现代著名红学家、文学家俞平伯的堂叔。他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曾在无锡竞志学校和厦门集美学校任教,也曾任江苏省立图书馆任主任等职。1919年8月,他由南方来到北京。自1919年11月至1926年7月,他在京师图书馆工作,任舆图与唐人写经部主任。在图书馆《工作人员名录》上,他的名字被写为“俞泽箴”^①。

俞丹石在京师图书馆工作期间,留下了三本日记,被俞氏亲属珍藏了80年。其中1924年11月,他曾应京师图书馆主任徐森玉的邀请,入清宫点收书籍。1925年2月至5月,他作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特聘顾问,应邀参加了故宫文物的清点工作。现在遵照俞氏亲属的嘱托,从他当年的第三本日记,即《绛瑛馆日记》手稿中,摘抄出“入清宫清点文物”的部分日记,进行标点和注释,作为文献资料公开发表,借此管中窥豹,略见当年专家、学者入清宫清点文物的景况之一斑。

民国十三年(1924)十一月

五日 晴。……午后,三哥^②来长谈,宣统为鹿司令^③强迫去帝号^④,迁居醇王府。

① 见《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下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376页。

② 三哥,即俞陛云(1868—1950),字阶青,号乐静居士,浙江德清人。清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殿试以探花及第,官翰林院编修。曾任清史馆编纂。他是俞丹石的堂兄,俞平伯的父亲。

③ 鹿司令,即鹿鍾麟(1884—1966),字瑞伯,直隶定兴(今属河北)人。国民军著名将领,时任京畿卫戍总司令。

④ 末代皇帝溥仪(1906—1967),1911年辛亥革命后退位,根据《清室优待条件》,不废帝号,暂居宫禁。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成功发动“北京政变”。同年11月5日,京畿卫戍总司令鹿鍾麟、北京警察总监张璧以及民众代表李煜瀛奉摄政内阁之命,率领军警将溥仪驱逐出宫,并废除皇帝称号。

八日 晴。……森玉^①来,邀馆中人同入清宫点收书籍。挾任父^②同去。

九日 晴。晨膳后,偕迈尘^③入宫,驱车至神武门投刺,由军警导入清室善后委员会^④,晤裘子元^⑤及六弟^⑥。少顷,委员长高阳李石曾^⑦及沈兼士^⑧、马叔平^⑨等陆续来,以鹿司令、张总监^⑩未来,委员会尚不能成立。在神武门见所有遣散之官监、官人等襦被而出,仓皇可怜。昨日检查行李,得右军《快雪时晴帖》真迹,已经用保险柜存贮会中,静候处理。三时至乾清宫,由毓将军导入参观南书房及上书房,知瑾太妃灵尚停慈宁宫中。至宫外,见黄杠及长檐竿已陈列宫外。未经奉移,已生巨变,亦可怜生。

①森玉,即徐鸿宝(1881—1971),字森玉,浙江吴兴(今湖州)人。金石学家、文物鉴定家。时任京师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教授。1924年被“清室善后委员会”聘为顾问,参加清点故宫文物工作。

②任父,即金守淦,字任父,又作壬父。时为京师图书馆职员、“清室善后委员会”特聘顾问。

③迈尘,即何则相,字迈尘。时为京师图书馆职员、“清室善后委员会”特聘顾问。

④清室善后委员会:溥仪出宫后,摄政内阁准备成立专门委员会,对清宫旧藏文物进行系统点查,以防国宝的损坏或外流。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清室善后委员会”决定于1924年11月9日宣告成立。因为人事安排都已敲定,俞丹石等人入宫,就是去参加成立会的。后因故拖至1924年11月20日,才正式宣告成立。李煜瀛出任委员长,同时任命汪兆铭(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鹿鍾麟、张璧、范源濂、俞同奎、陈垣、沈兼士、葛文浚、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罗振玉14人为委员,监察员6人,另由各院部派助理员数名,会同行事(“清室善后委员会”名单,参见韵闻:“怒斥遗老,孙文褒奖善后工作”,《光明日报》2005年9月22日)。

⑤裘子元,即裘善元(1890—1944),字子元,浙江绍兴人。曾任教育部办事员、北京历史博物馆馆员。时任“清室善后委员会”特聘顾问。

⑥六弟,即俞同奎(1876—1962),字星枢,号聚五,浙江德清人。著名化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时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负责对宫内的房产、文物、珍宝的甄别、登记造册、系统整理以及建立档案的工作。他是俞丹石的堂弟。

⑦李石曾,即李煜瀛(1881—1973),字石曾,以字行;河北高阳人。社会活动家、教育家。1924年参与驱逐溥仪出宫后,出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力排阻挠,组织全面清点故宫文物、图书、物品,同时筹建故宫博物院,曾任临时董事兼理事会理事长、故宫博物院院长等。

⑧沈兼士(1887—1947),浙江吴兴人。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史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时任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主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等。

⑨马叔平(1881—1955),名衡,字叔平,浙江鄞县人。金石、考古学家及北京大学教授。应“清室善后委员会”聘请,参与故宫文物点查工作。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出任古物馆副馆长。1933至1952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⑩张总监,即时任北京警察总监的张璧(1885—?),字玉衡,又字君玉,河北霸县人。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

十日 晴。晨起督同翰章^①摹绘清宫图。……(图一)

民国十三年(1924)十二月

二日 晴。晨起返馆,闻中山^②将来京,清室善后委员有改组消息。

民国十四年(1925)二月

十九日 晴。今日森玉来馆,携来清室善后委员会聘书二,聘余及任父为顾问。与六弟约拟星期二、四、六入内办事。

二十四日 晴。晨起偕六弟入宫,清查物品,晤森玉。签名入第二组,组长即森玉,同行七人至昭仁殿,即天禄琳琅,奇书满架,最佳者为

宋版《四朝名臣言行录》、《六臣注文选》,明版《上京集》、《文心雕龙》、《农书》。《文心雕龙》中有《隐秀》篇第四十,为人间不可多得之品。十二时返馆。

二十六日 晴。晨起入宫,签名入第四组,组长吴承湜^③,余任监视。同行七人,检查乾清宫东群屋一小室,室中所藏为瓷器及玉器。瓷器均乾隆名窑,玉器中有镶宝鹰架及三角碟、玉杓最为精绝。十二时返馆。

九日晨起督同翰章摹绘清宫图。入官點車至神武門投利由軍政署入清室善後委員會候候張子元及六弟少頃委員長高陽至在會及次第士馬叔年等陸續來以慶司令張總巡來來妻金雲龍成立在神武門見所有遺散之官監官人等被放而出倉庫可憐昨日檢行李得在軍快營時情狀真跡已係用保險櫃存貯今中靜候處理三時而靜清之由毓將軍導入奉智庫書房及上書房知理太妃雲仙侍從南宮十金宮外兄黃校及長藩等已陳列室外未作奉移已生且受事不憐生薄著先拜至三亭處道謝三亭嫂留金晚膳以好蘇十時晨起督同翰章摹繪清室善後委員會面午及至五亭處就三嫂之居歸訪介卿晚三時始領森玉同序有少侯及其族中張先甥六弟等

①翰章,时为京师图书馆职员,负责馆中文件的缮写工作。

②中山,即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③吴承湜,即吴承仕(1884—1939),字检斋,安徽歙县人。国学研究家。时任北师大国文系主任、中国大学教授、“清室善后委员会”特聘顾问等。

二十八日 阴。晨起至清宫,随组长吴瀛^①检查天禄琳琅。今日所见以《瀛奎律髓》为最精。正午返馆。

民国十四年(1925)三月

五日 晴。晨起入宫,随组长吴承湜检查摘藻堂。堂在琼苑,苑即俗称御花园也。本为庋藏《四库荟要》之所,近则兼贮珐琅及玉器矣。有镂花玉缸一,碧玉瓶一,颇精美。

七日 晴。上午入宫,随组长裘善元检查钦安殿及四神祠。

十日 晴。上午入宫,随陈绍前组长检查景仁宫。宫在乾清宫东日华门外,中间所藏大都为家旧衣及缎匹呢绒等。……闻人言,景仁为珍妃所居,按珍妃谥恪顺。

十二日 晴。入宫为第四组组长,检查承乾宫从屋,都属普通用瓷器。返馆闻中山于九时许去世。

十四日 晴。上午入宫,随陈绍前组长检查毓庆宫,陈设都丽,为所见各宫殿冠。

十七日 晴。上午入宫,随吴瀛组长检查永和宫。宫为瑾太妃所居,见“鼓儿词”绝夥,《三国》、《三侠五义》等均有抄本,为外间所罕见。瑾妃谥端康。

十九日 晴。上午入宫,值中山举殡至中央公园。人数太少,只出四组。余任第四组组长,偕万华(监视)检查景阳宫。官中所藏明瓷极多,以时促不及多视。午后摘抄《国朝官史》二卷,均记内廷宫殿位置及名称者,用备考查。

二十一日 晨,微雨。冒雨入宫,任组长,偕六弟及刘含章、朱希祖、齐单诸君检查景阳宫,见宋、元、明瓷绝多,至十二时后始退出。

二十四日 晴,晓雾甚重。入宫随吴承湜组长检查永和宫,余任监视。今日所查为西暖阁,瑾妃卧室也。室中多古玩,有妃之小像绝多。

二十六日 晴。晨起入宫,任第三组组长,偕万君华等检查毓庆宫。作一函致陈委员援庵^②,陈四事:一速事审查;一筹办图书、博物二馆;一从缓

①吴瀛(1891—1959),字景洲,亦作景周,别号栗亭,江苏武进(今常州)人。1924年被“清室善后委员会”聘为顾问,参加清点故宫文物的工作。后任故宫博物院秘书。

②陈委员援庵,即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时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与沈兼士共同主持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

开放；一分部进行善后事宜^①。托陈君子文转交。

二十八日 阴。晨起入宫，任第三组组长，偕谭元检查毓庆宫后殿，见毓庆宫宝。平伯^②代六弟任斋宫监视。

三十日 阴。今日子元来访六弟，谈善后委员会诸委员人各一心，为之慨然。齐念衡^③来，言会中有事故发生。星期日会中办事人之出神武门，为军队截留搜检。晚间得通告，宣言放假二天。

民国十四年(1925)四月

一日 阴。午后马叔平来长谈，知清宫事实由于误会。据兼士报告，鹿鍾麟并不承认发有命令，仅于闲谈时，嘱丁营长出入人等须加留意。丁营长新升团长，大概于将去时，有告诫军人之言，涉及此事，遂演出此剧。晚丽棠^④来，亦言搜检事已停止。

七日 晴。晨起入宫，随刘含章组长检查乾东五所之如意馆，馆为有明故物，近称北五所，清代书画、供奉居于是。清社玩物供奉星散，正殿度置杂物，诸供奉作品均度置大匱中，佳者绝少。

九日 晴。晨起入宫，随陈绍前组长检查景仁宫，均属细緻。

十一日 晴。晨起入宫，随吴翔甫(鍾麟)检查景仁宫，同行为陈希

①俞丹石在致陈垣信中所提出的这些建议，来自他在实际工作中的所感和所想，来自同仁们平日谈论的积累，同时，也有社会舆论的影响。如当时就有大学师生和媒体记者提出了参观故宫的愿望，因为时间紧迫，条件不成熟，所以，他提出了“从缓开放”故宫的建议。然而，并未被采纳。为了满足民众渴望参观故宫的愿望，“清室善后委员会”决定，自1925年4月12日起，每星期六、日的下午，故宫的御花园等八处殿宇对外开放，民众可以购票参观。因此，在1925年4月11日俞丹石的《日记》中，才有了“闻清宫中路透定明日开始售票”的记载。

当然，俞丹石的想法也曾与“六弟”交换过意见，因为不久，俞同奎就发表了《对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希望》一文，详细阐述了建议筹办图书、博物二馆的设想。他认为“点查只是善后的第一步”，“审查与保管”同样是善后委员会不可逃避的责任，也是接收清宫的真意义之所在。而筹建图书、博物二馆，才是“永久保管所有权的方法”，才不辜负国民的委托，方才完成善后委员会的职守。他还提出了“不仅为清室善其后，兼为故宫房屋及点查的东西善其后”的具体设想和做法。他说：“我们必得供献出三百余年皇帝的宝藏，为全社会所公有共享，这方含有真的革命意味，方才对得起民国政府，方才对得起清室，方才对得起委员会的本身。”我们相信，在俞同奎的《希望》中，就包含了俞丹石的合理化建议。

②平伯，即俞铭衡(1900~1990)，字平伯，以字行；浙江德清人。现代著名文学家、红学家。他是俞同奎的堂侄。此为俞平伯首次入清宫。此后，他曾应好友顾颉刚的邀请，入宫点查书画藏品。后经顾颉刚向沈兼士推荐，“清室善后委员会”才正式增聘俞平伯为顾问，与顾颉刚同作整理清宫书画的工作。

③齐念衡(1897—?)，字树平，北京人。曾任故宫博物馆科长、河北大学和北平女子文理学院等校教授。时任“清室善后委员会”特聘顾问。

④丽棠，即张树华，字丽棠。时为京师图书馆职员、“清室善后委员会”特聘顾问。

孟、李雪涛、约之、张潜厂等。闻清宫中路定明日开始售票。

十四日 晴。晨起入宫，随陈希孟组长查永和宫，同行为吴翔甫。

十六日 晴。晨起入宫，检查景仁宫后殿及司房，多剧本及簿籍。

十七日 阴。晨起入宫，检查景阳宫后殿御书房，均属红本。组长为席启驹^①。

十八日 阴。晨起入宫，续查景阳宫御书房，监视为南湖公子劭成。

二十一日 晴。晨起入宫，续查景阳宫红本，监视为王禔君。

二十三日 晴。晨起入宫，随陈希孟检查斋宫，与六弟同任监视。斋宫，余闻名久，恒思入内一视，不图今日始达目的，不意仅余糟粕：清代平常瓷器。

二十四日 雨。晨起冒雨入宫，未出组即返馆。

二十八日 晴。九时许入宫，偕寿鹏飞^②君、叔平检查景阳之古鉴斋。

二十九日 晴。……清宫又发现事故。

三十日 阴。入宫，偕潘君检查缎库，得宋版《诗学宝山》及《资治通鉴纲目》，又见杨廷珩手书《金经》。宫中昨日上午发现长春宫为人私启，失去物品绝多。

民国十四年(1925)五月

二日 晴。入宫，随吴元凯组长检查缎库。

四日 阴。今日《社会日报》对于清宫失物事，痛斥善后委员会，辞气咄咄逼人，读之颇凜凜，不知委员会对于此事作何抵制，俟明晨往视，若不自整饬，则拟辞去顾问，以省是非。

五日 晨起微雨，未入宫。

八日 晴。函石曾，辞顾问^③。

民国十四年(1925)六月

十七日 阴。……今日丽棠来，言昨日宫中出一小窃案，窃物者即会中书记白玉祥，所窃则一珫琅花瓶，当场发觉，开全体委员会押送检查厅

①席启驹(1869—1966)，字鲁思，湖南东安人。现代学者、教授。曾在北京与著名学者陈垣、杨树达、吴承仕等成立思辨社。时任“清室善后委员会”特聘顾问。

②寿鹏飞(1871—1961)，字洙邻，浙江绍兴人。北京平政院记录科主任兼文牍科办事书记。时任“清室善后委员会”特聘顾问。

③函石曾，辞顾问：在进行清宫文物系统清点的日子里，清宫里也偶有窃案发生。俞丹石对此深恶痛绝。为远离是非之地，他毅然辞去顾问的兼职。此后，他的《日记》中就不再有人宫的记载了。然而，他对有关清宫的事情，仍然是关心的。

惩办^①。白玉祥为甲午举人,度支部员外军机章京,家计尚佳,作此不名誉事,亦可叹也。

民国十四年(1925)八月

五日 晴。今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宣布去年康有为等密谋复辟事。

六日 晴。……今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宣布江亢虎函、金梁等奏折,此案涉及名流绝多,不知若何收拾也^②。

辑注者工作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①1925年6月16日,清宫中曾出现窃案。6月20日,吴承仕在写给“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沈兼士和陈垣的信中,也记载了发现盗案的事。他说:“昨在清宫点查休息室,闻刘含章君宣言,前在太极殿、长春宫等处发见被盗之迹,靴痕手印,了了分明,法当请地方司法官厅,侦查检举。如官厅认为所遗罪迹无保存之必要时,始能开始点查。今案既未破,而太极、长春诸处,均已点查,则委员会之处置,实为不当云云。弟等以刘君所述,甚有理致,故昨日下午同人一律不到第一组执行职务,以避嫌疑,并致函李委员长,诘问其开点太极、长春之故。其函弟亦署名,明日当可发送矣。弟于此事前无所知,果如刘君所言,则委员会至少亦当负过失之责。刘君又言,足印似为皮鞋形,其端甚纤云云,言外尤有深意。不审二兄深知开点之始末否?弟昨在场亲见亲闻,故以奉告。”(见《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55页。)

②事情的原委是:1925年7月31日,吴承仕等人在养心殿点查物品时,发现了1924年间康有为、升允、金梁、江亢虎等密谋复辟的函件。吴承仕认为:“溥仪自复辟失败以后,了无悔祸之意。此次驱逐出宫,待遇已为宽大,而论者颇多误会,如胡适之辈,且表同情于废帝,尤足淆乱视听。”因此,他于1925年8月1日致函“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沈兼士和陈垣,建议他们将所发现的复辟文件“应在报端公布,使民众周知。既足以闲执谗人之口,即将来处分故宫旧物,亦足使清室遗孽,不得妄有主张。务请极力主持,随时发表,于事至为有益”(见《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55~156页)。“清室善后委员会”采纳了吴承仕等顾问的建议,于1925年8月4日晚,向媒体记者披露了事情的原委。8月5日和6日,各报将康函、江亢虎诸人请跸函以及头品顶戴总管内务府大臣金梁暨陈夔龙、升允等人的奏折等密谋复辟的材料,予以揭载。这才有了俞丹石《日记》中的上述记载。